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録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賦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鄭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文錄序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記舊本韓文後
遺文　有所思聯句　贈劒客李園聯句
遺興聯句
遺詩
同竇韋二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賜族姪　嘲鼾睡

晝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皇帝即位降赦賀親祭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謁少室李溯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華嶽題名　迂柱兼題名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考異音釋附

諸本列集分爲十卷凡二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 **考** 只欲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与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攷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刻韓宗乃天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雲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此實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乃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以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爲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以 **考** 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 **考** 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无辛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或无者字无也字於 **考** 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

定命烜氏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祀方作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illegible]謝莊月賦日淫南子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旁射照月
而陰靈以陽德月以陰灵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
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声形象未分從鵬
離婁之目光華暗至知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
於潢汚芳方作寓云礼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比高以其都无臭味嫌不足於分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
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
薦斯在宜方作情薦或作為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糵之名
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作似鮫
人之淚匪或作非露或作靈作方作巳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音遂配上或有非獨
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精免影或作玉兎騰方
作流聊設監以取水供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留呈始漢
漢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而象或作垂象或作天象方作酌漢以下而方作注以下豈不
以德協于公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同方作有公按同類乃氣應
劉屬差石恐當作類同在或作於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理方作論虎作武義方作道○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論詩當作武耳足以驗聖賢之無黨
知天地之至公足以發聖賢方作應知窮真黨或作窮知方作驗竊比大羮之遺味
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方以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蘂天力與此恩
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
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凝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
並靈性或作性靈欲將雙頰一晞紅綠愛磨徧青銅鏡晞或作稀一罇春
酒甘若飴音怡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

韓退之

海水

水下方有詩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夸父逐日渴欲得飲云云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弥廣數千里焉）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方从文姓）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室不怨但自悲（桑苦寒或作來）寒且（方云考莊子實作子桑屋或作房）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旌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无此一句）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憫悵空一來（由未或作未能方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字養或作成字）冰食爲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填窓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

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以蜀本舊志或无廟字非是方云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

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无卿字曰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廟或作世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大命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應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

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

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

入廟禮合祧藏太廟第一太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

藏下或有迁字或作祧迁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

范纂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此二篇以蜀本刪去○今以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賈耽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以罷死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首下同）曰豐山上有鍾焉（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鍾和霜鳴注云霜降則鍾鳴）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无既字）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或无有字三或作二讀書文十五年）（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二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於春官）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故非是）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元德之首也）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

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无之字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退作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貪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能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失一或无行字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不知其人上有是字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以作已廢上或有之字不疑當作必○今按人字屬上句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不言作不言云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无其字固上或有則字果或作畢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懂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著於大夫士之口或无言字於或作一或无士字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趍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則愚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上或有夫字於或作乎欲拳爲佞則愚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作干愚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俛焉

而不終日其躬（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刊作如然亦知此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荅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国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朝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而攷之李善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我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縻異益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董引室如縣磬乃與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尽故其說如此国語則作縣磬云如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樑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爲磬而杜氏誤解国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徵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求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退今之人日已進（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何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或作忘亡或作忘已）（方）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方）（无夫字遺或作違問上或无其字）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位或作官忘或作亡）（方）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今下或有年始字豈上或有矣夫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言語顏色作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

斯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五上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庶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八公達書（此篇方本有之今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勸字此書作於元和二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洛陽令崇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頓首（元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拾遺公編集作此同）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已恐最事[illegible]作大小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凡所施者新書作此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施者無不得宜（或作為凡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作某於作于无世字非作歷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鉗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耳而兵者（新書无自字視或作是非是而或作與）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若上或有未有字）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跡或无足字）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陳企傾刻以冀（闕遺下或无作遺闕新書无有遺一字利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垂下亦无於字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无即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秋如是則辭以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无則字）善

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无使字他或作者疑有誤○今按此句闕）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人無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而下或有長字遠新書作諦）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劉以苑）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无此九字或有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録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録二字）（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无氏字）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孫曰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沒律囚以飢寒死曰瘐孟堅死獄中故云○瘐音愈今本作瘦傳寫之誤）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孫曰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博洽聞桓溫辟爲從事郎稱襄陽大說之與諸領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獲江南獲士絕一人有半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有或作亦族二字或作天或无今其字或无其後字）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孫曰卒字疑出卒字或无複出卒字或无之字能上或無無字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聞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駑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自心或有可字并是或无心字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或无聖字乃以文義決下有必字又云爾也作落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決地○今按古潮本軒亦作掀而无必字又按決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作所從潮本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將必或必作必將或晚不在二字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无唯嘉祐小抗本有之且篇次在此与作召顛作籟師作和尚乃未刻然石刻之首今從祐本附此而名篇從乃未刻石存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十四年刻石存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曲弼得此書疑之因之潮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乃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公与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來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与著城郭无異等語官名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久之始迁吏部而終於刑部後移袁州召爲国子祭酒任兵部侍郎久之始迁吏部而終於刑部後移袁州召爲国子祭酒韓吏部尔顛師遺記金石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刻益尔乃又注云今石刻乃元和初重刻故謬爲附於元和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歐陳常語耳初无崇信佛法之說妄者竟謬要當存此簡以辭後世之惑○今按乃不知何人所注疑衷自書也更以跋毛參之其說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與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竄退之與大顛書其詞乃鄙俗退之家奴僕亦无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其去取不同如此二公皆号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能无惑然方氏尽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所以詳略則其同異之間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不疑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今考之所傳二事皆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如曰聖人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表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但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實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可疑蘇公乃竟其所其論無名各有以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若乃後之

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末張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士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金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乂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浩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荅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載此二書於別集并録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擬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歐公所疑官秩之說亦皆得之則疑傳寫之誤而但愚意猶恐當時既論剌憲州亦未必更帶侍郎但官也方氏所駁出俗傳造証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辨益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說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求放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昌黎明云徐若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礼曰徐安国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爲此今悔之云云及然則其爲徐作无疑矣但若平字安道而[方]安国未知便是若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人顛云西国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高无明金頂嘎騎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无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牛其虛文

[方]无此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熟下或有伏字愈弊劣無謂生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多從石本云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以下十字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方]作貼久當作佇不宣愈白[方]拟石本无愈白字今拟石本此下具銜姓名下云上顏師四月七日

愈啓[方]无此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丞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恐在能字之下諸本皆誤又石本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方]倘遽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及情實請幸也十八字今拟此句以下乃下篇語定從石本不宣

愈白[方]拟石本无愈白字今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方]无此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

次可諭量（沅作）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方據石本意作旨无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邪而无終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方按石本知此但无親字○凡鄙蓋指此等如耳不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沅但云不如親而而與本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字之誤筆而又脫去曰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旬來晴明日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沅本已見上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沅本但郭作陷今按歐公語從方本）守山林義不至城郭（沅无義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方作似然細考之与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方又以也爲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以独爲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劣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沅作于適方按石本与沅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与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安劣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而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无疑滯之意方以加為此亦石本誤）不宣愈頓首（方按石本无末三字今按石本与前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爲礼益恭如此何也）

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方作似然細考之与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方又以也爲矣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考異音釋附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考異】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考異】此序不入正集李翺反以文珍故為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一作翰屏）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猶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危疑一作疑危）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作于）或无青字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光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閒非是）沖天鵬翅闊報國劒鋒寒
曉日驅征騎寿風誅采蘭（陵曰東晉補亡詩曰循彼南陵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
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方无浮屠字幾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方无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
又善爲文（叔上或有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
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
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
古之遺風與（樹或作樹或作中有古風下或有人字或作中有可字）乘閒致密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或无乘閒
致密四字而有及字人士或作人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
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鵠秀才序

（方云送路鵠送別一序語意无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從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直諫表論顧威狀種彙蟲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如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及以知其果僞也○今並从方本刪去）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考異音釋附

通解

【通解】通解擇言解鄭人對或云云皆少作陳齊之云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篇少作然亦本說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數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地下而字有非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議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廼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議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勃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若父百姓入水火而不

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逄為之師也（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周或作殷或作夏或作殷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日以彊則服一句或有脫誤）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故或作於是義或作死或作蠅）蒼蒼逃山而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閒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或无百字存下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遇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无則字必字謂偏作為偏矣作也矣上或无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无其字或无不字或无之矜二字）且今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其不能也（无亦字也或作邪非是）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作邪○今按恐上句无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耶）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長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

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解曰】此篇雜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嘗欲人緘嘿苟容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詩臺中之辨公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乎作於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乎作於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施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焰或作燄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可字无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擇於過者亦鮮矣過於或作其失過下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爲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言下有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

【解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棄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卓愈之論胥以是爲孝未聞毀肢體者也疾是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肢體者也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孝下爲字疑衍又疑是而字其門或无其字以爲字或作欲爲○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无愈字或无止字四字下十二字○本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君夫字之誤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聖賢作賢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而下或有脫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尺目字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

人之所宜爲端足爲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或无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文仲恍謂之當作於恐或然也表下或有其字）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嚮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爲憂或作其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府无字）

永貞元年俞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无下公字烈或作例或烈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有吏字）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无同時二字）（无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二人裴頻末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戒馬之盛則此如宜有將字誤）

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公（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相國上无故字○今按故相猶今言前宰相非广沒之謂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相國今或作今初国今）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故下有相国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二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在上或有布字）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荊厥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賛元其慶且至（帥或作扞亦作既）
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
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
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或无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无而字家下或无也字）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
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𠂤无有方語方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為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作是）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
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
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
於宮城門外而衙之（守下尤之字）（𠂤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
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𠂤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內下或有複出宜城字）（𠂤无昭字）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
此城壤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
害人漁者避之（或脫堰字臭陂上或有曰字）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
有舊時高木方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
竹（或无昭字名）（𠂤作始）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
木取足此林（或无陽字）舊廟室極宏盛今惟草室一區然問左側
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或後作複）
其內廳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數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城或作域朝或作席）多甄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真）氏甄氏
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作邳非是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校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須之不作於是者已久（丘或作州非是廟陛間或作廟下或作廟下陛間須之作之須今按廟字疑衍或是廟字）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考異音釋附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資覆仁外和內敏（或作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茲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難作惟重或作經）盛均（或作經）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字）

祭董相公文（祭下或有汴州字）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兩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昌生或作生庶）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或作肫肫睆睆或作睆睆誤）元臣其德孔碩（肫肫或作肫肫或作睆睆誤）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陷不酷或无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益不為（或作不陷不酷或无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二字與上求字叶）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讎）致其敵（盈字作用）爰立作相訏謨實勒（立字作初）出若無辟疇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沿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或作維）（亂舊政或作亂維政舊）有從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民或作公）（為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惠（惠云或作親）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親云或作非）是自爾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來止或作公既來至止人依行狀更定）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闕其郛填道歎呼公來之初今公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去歲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潛川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无敬字）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見命不上或无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未喪其躬（此國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知己有義何害○今按諸本皆无文理疑不足徵）曰景淑愈與游為久（愈或无曰字景下或无與字為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雍字然義亦不近）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

維某年月俞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
蜀客之柩前（无維某字俞愈作某或无日字）嗚呼君逝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
言否（君上或有旁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
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死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貧
昌（應劭武紀出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宋新仲謂銘語本此）

高君畫讚

（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瑾
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
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而字或无則字或无礼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
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百十年間（作百十數年）非是貢於試於並无於字）人吏
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作唐制鄉本試
礼會焉條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紀長吏以鄉飲酒少牢歌鹿鳴之詩與耆艾敘少長焉）
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无也字）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
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能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或作且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有夫字）請攝海
陽縣尉為衙推官（或无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饌作食或

直諫表方本无疏見前三卷今从之兄弟

論顧戎狀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一起藩即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按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翔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孝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安李漢之意據當時而言之以未爲失然其爲害已足使筆削廣遠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此之當日事体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爲者皆當收拾使无失墜乃爲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自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悉乃以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

臣韓愈撰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以道二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

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閒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
衛備嘗辛苦（倉或作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
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
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
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懼懼
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
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
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
洛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
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鎮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勤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求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
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
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
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
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
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中二云德宗不能自持醫藥獨上即太子侍側以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
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
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
伾頗有寵（伾下或有王叔文）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

碁叔文說誠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
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
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
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
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
林中使決事（詔下或无召字文下或无以字伾下或无以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
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絪爲護喪使（或无兼字紓或作紓或作紓又命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
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二日而聽政（以來或作已來）我國家列聖
亦克脩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
平章事臣鄧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
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
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
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
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
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覲聖顏因再拜
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
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

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无使字）

（茂昭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二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斂（或作[illegible]）

（或作京尹李實上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降德音[illegible]）而實欺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自國哀已來增壽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虐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詔重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或作戚）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之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无貸字）優人成蝗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輒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或作[illegible]）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illegible]或嘗有詔免

畿內浦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譏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

[illegible]制毀中永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寄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附幸於上則此當從史作侍書為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二（起二月盡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躰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宦官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外物下或有間字）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閑坊閭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直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價當作與論價）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

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繞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得或作得有死或作必死）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若之至是亦禁焉（地上與字恐衍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與而傳者不知其誤增與字）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舊文又誤增與字）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歐焉或時留此一囊爲質曰此就所以致爲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捕而去上在奉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侍郎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王叔文輩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罷或作遂非是）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京反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一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袁州別駕鄭餘慶

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呂温城赴京
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illegible]德才
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
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閣下或有於字矣
西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
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
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銳爲浙西節
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
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環材寡
徒少欲賞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
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維前勞佇光新命可
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域作餘如初叔文
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
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
除之爲副以專之藉更作籍域无籍字當作除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
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
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
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
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下或有門字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
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
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
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
國之本屬在元良十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
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寄之尊以容物宥

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
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不緒祗若大猷惟懷求闇用建儲貳以
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
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
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
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
慙被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
筯以待郢下或有郢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无不字非是珣
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
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和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二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器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不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

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當作丑）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眞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一作滅）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廻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廻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廻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上當有貞字）曹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廻紇辭吐蕃傳歸其柩（脫字）前後二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

先是福建觀察柳晃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或作城）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或作牧）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漢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或作城）

五月己巳（史作戚或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皐爲尚書左丞（或作右辛未（史作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或作甲戌）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統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丙辰）以萬年令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无因字）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或作使）行約至荊南授之云脫不得荊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或作是日中書侍郎鄭餘慶爲尚書左丞）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或作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曰承甲辰）日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皐從弟暐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僕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月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

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譌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无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孤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晏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懲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御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結或作○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睿炎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又作袜或作韈字或作韈非是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實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報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